

說部叢書

第二十七集
第九編

教育小說

卷下

苦兒流

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苦兒流浪記卷下

第二十三章

時余漸引司蒂姆至牛棚許來。余曰：母乎，自紅犂行後，牛棚已久虛乎？司蒂姆曰：然。蓋牛棚中已以積薪代紅犂矣。爾時司蒂姆啓門欲示我以牛棚而我輩所預藏於此之牛，飢腸轆轤，忽聞有人聲，意必誰將爲之進食者，則遽作一聲牛鳴而司蒂姆大驚曰：嗟乎，何來此牛也？余不禁與克林同聲而笑。司蒂姆更不解所謂。余遂縷述其故，且曰：母乎，兒特購此以爲紅犂之代也。蓋我與克林節衣縮食，所儲蓄之資，乃於卯瀨購此牛也。

爾時司蒂姆無可言說，惟有緊抱余身，荷荷不已。已而遂入牛棚中，細相其牛。司蒂姆每一發見此牛之長處，則驚歎不已。又語克林曰：汝輩實世間最佳之童子也。余見司蒂姆之嘉獎克林，而我心益喜。時則牛鳴不已。克林曰：可以搾乳矣。我則迴走家中，覓得此鐵葉之乳桶，是當日紅犂之所用者。今塵埃滿矣，洗洗濯濯。

又汲水爲此牛洗乳。搾之於乳桶中。可七分許。司蒂姆曰：「穉子此乳實不弱於紅犂。」克林曰：「殊爲上等之乳。蓋有橙花香氣也。」司蒂姆曰：「噫！牛乳也。而有橙花香氣耶？」克林曰：「我當時以病入慈善醫院時。乃發見之。」

我輩搾乳後。乃解放吾牛於場圃。任其自由。嚼草顧我於取此乳桶時。已安排餵飽粉牛酪等。等於食桌之中。是足令司蒂姆爲第二次之喫驚。余曰：「母乎！我輩自謝肉祭之一日。得嘗此美味之鍋貼。後至今舌本尙留餘味也。」我告諸吾友克林。渠亦垂涎不已。故預備各物。將乞吾母餉我以此物也。司蒂姆曰：「可民！汝知達爾權已往巴黎乎？」余曰：「知之。特不審以何事耳。」司蒂姆曰：「汝乃未審此行實爲汝也。」余曰：「噫！我耶？」司蒂姆曰：「此非不利於穉子者。語時目注克林。蓋他人之前未可作此語耳。」余曰：「母乎！克林之與兒雖手足無此親密。母言固無妨也。」司蒂姆曰：「否。此話實長。」余揣司蒂姆之心。實不欲於克林前道及。乃曰：「然則吾父其卽歸耶？」司蒂姆曰：「未必卽歸。」余曰：「然則固不必急急。嗣後再細話可也。」

此時我輩饑吻已不可耐。余曰：母乎，家有雞卵乎？司蒂姆搖首曰：我已無雞。余曰：沿途本擬購此特恐破碎，當往重購之。兒知東鄰白叟家有此。今母請調牛乳與餛飩粉而克林可操爨之事也。余遂於白叟家購得雞卵七枚，并分得脂油少許，乃令司蒂姆調之。司蒂姆手自操作，隨詢余曰：可民，汝亦念余耶？顧何以不通一消息與余？余中心默念：意釋子不復在此世界矣。余曰：母乎，此間非母一人，尚有以二十圓出售童子之一阿父也。司蒂姆曰：可民，往事且勿提矣。

余曰：雖然，我當日殊不敢以手書達吾母，須知阿父知我地址，或且更將售我於不知誰何之手。故當日購我之美登里老人死後，我屢欲通書阿母，輒復中阻耳。司蒂姆曰：何哉？彼老音樂師已去世耶？余曰：自吾師傳死後，余哭之慟，蓋我之得有今日者，亦全由老人所賜。嗣後我即逗遛於巴黎近郊之一花傭家，脫我以手書抵母，誠恐阿父之來探尋而兒又無倖矣。司蒂姆點首曰：此言亦不爲無因。余曰：我雖不敢以書抵阿母，顧心則懸懸於青鳩村矣。因念我當留此自由之身，則

必能重瞻吾母慈愛之容。幸而遇此摯友。長日助我動作。忍飢耐渴。萬苦千辛。舉平日寸寸銖銖而積之。乃得購此一牛。然人生之快樂。在精神不在形骸。故吾輩雖凌寒忍餓。而此中若有真樂地也。

司蒂姆聞言歎息曰。可憐哉。穉子也。語時已以砂糖入諸餛飩粉中。而克林則析薪燃於竈下。余早預備刀叉之屬。但聞牛酪入於鍋中。其音響似八音迭奏。克林曰。此牛酪之歌聲也。我當有以和之。於是即取槐炭。啞令奏之。與此牛酪之煎音。節奏相合。司蒂姆與我輩均大笑已。而此鍋貼之餅已熟。我輩圍坐大嚼。而揩比目灼灼視不已。則大有分我杯羹之請求。嗚呼。揩比我患難之交。寧有不分餉之理。而司蒂姆視之頗有詫怪之容。須知田舍家之對於犬也。安有與人分甘者。以如此珍貴之物品。乃亦分餉之歟。余遂告以揩比爲我演藝團中所重要之人物。我輩之得購此牛也。揩比亦與有功也。

餐畢。余欲聞達爾權所以至巴黎之故。然克林在司蒂姆決不肯言。余於是思遣

去。克。林。藉。得。與。司。蒂。姆。談。話。之。機。會。因。默。念。達。爾。權。之。所。以。往。巴。黎。者。其。將。覓。我。輩。蹤。跡。歟。美。登。里。老。人。而。不。死。者。彼。將。藉。此。訛。索。老。人。死。者。直。引。余。歸。耳。夫。彼。豈。欲。我。與。司。蒂。姆。重。得。聚。首。之。樂。須。知。彼。人。之。目。的。在。黃。金。則。思。以。我。重。得。高。價。復。何。待。言。余。思。至。此。則。擬。去。此。法。蘭。西。以。與。克。林。同。詣。意。大。利。或。西。渡。亞。美。利。加。作。週。遊。世。界。之。舉。庶。幾。脫。此。達。爾。權。之。爪。吻。矣。乎。

爾。時。我。語。克。林。令。其。外。出。視。村。中。景。物。余。曰。母。乎。今。止。有。二。人。在。此。其。告。我。以。阿。父。往。巴。黎。事。果。與。穉。子。有。何。關。係。乎。司。蒂。姆。聞。言。曰。穉。子。此。可。喜。之。消。息。也。余。聞。言。愕。然。司。蒂。姆。則。起。視。門。外。有。無。人。在。復。至。我。旁。含。笑。低。聲。曰。穉。子。汝。不。知。汝。之。家。族。正。覓。汝。也。余。曰。噫。我。之。家。族。乎。母。乎。卽。言。棄。兒。之。本。生。父。母。乎。司。蒂。姆。曰。然。渠。輩。方。竭。力。索。君。也。余。曰。誰。尋。我。者。母。氏。其。速。告。我。一。轉。念。間。余。又。曰。噫。此。虛。言。也。意。者。達。爾。權。持。此。言。以。誑。我。乎。司。蒂。姆。曰。非。也。達。爾。權。之。覓。兒。蓋。受。汝。家。人。之。託。耳。

余曰此言信乎我誠慮阿父將爲第二度之賣兒耳司蒂姆曰非也兒縱不信達爾權者終當信我試思我尙有証可民者歟余曰兒固信母恐母爲阿父所欺耳司蒂姆曰汝所慮亦是然茲事可安心我今告汝汝或可自行判斷也憶在一月前之禮拜二日我方炙麵麪但見一衣冠軒昂狀似紳士者入曰此間爲達爾權家乎時達爾權卽應聲出曰我卽是也紳士謂在巴黎廢兵院前拾得一棄兒者非君也耶達爾權應之曰然又詢以此兒今何在者時我方在竈下聞之卽潛身而出方將竊聽而孰知足履斷枝畢然作聲爲紳士所覺卽詢何人達爾權謂是吾妻也已而此紳士卽偕達爾權外出談話大抵詣村中咖啡館矣越三四小時達爾權一人歸余甚疑適間所見之紳士其爲可民之父耶據達爾權所言則非汝親生之阿父而爲汝家族中所委託以訪穉子來者也嗟夫諸君余聞此言安得不喜乃曰真我之家族耶然則吾父母均存耶司蒂姆曰穉子此事我殊不甚了了但知達爾權此行實爲尋訪穉子當以汝抵押音樂

師處。老人曾留一地址。我今尙可記憶。髣髴爲巴黎之留心街。其人似名屈爾登。也可民汝知之乎。彼巴黎果有留心街乎。余曰。母乎。是屈爾登之家。兒固識之。第問阿父行時。尙有他語乎。司蒂姆曰。彼無所云。但云當竭力以搜尋汝。前日來家之紳士。更予達爾權以五十圓之旅費。謂覓得汝時。更當重酬也。以汝前此包裹之襁褓爲證據。物我誠不審達爾權將於何處覓汝。又以稗子之歸也。或已相逢汝之家族。故汝指克林爲兄弟。而我意其爲汝眞手足也。

時則克林已至門口。余卽呼而詔之曰。克林。汝知我家族方覓余乎。余從此以後。將有眞實之家庭也。克林素與我表同情者。則我之所喜悅者。亦卽彼之所喜悅耳。少選。我遂以所聞於司蒂姆者告克林。蓋我無一事隱克林也。是日之夜。余得安穩睡於我兒時之榻。覺溫輒美。滿實未可以言語形容。念當日仰臥於星光月影之下。寒風砭骨。冷露溼衣。寧非天淵之隔。安得不感謝上帝之惠乎。夫以余鎮日之勞瘁。加以昨夜身羈牢獄中。自當早入睡鄉。顧乃轉側未能成眠。此何故耶。

則以余念及家族之問題而神經不能不興奮也。無何略略就睡而奇夢來襲。似見我之父母兄妹羣集一處。若克林若小曼若司蒂姆若蓬島夫人若雄兒均爲我之家族而美登里老人倏爲我之阿父驟爲一富家翁之狀。卽爾日爲狼吞噬之。瑞爾瑞那與鐸爾士亦仍萃於一處矣。

顧余短夢惺忪卽復驚寤而腦中之印象一一潮上心頭。余念向者達爾權之厭棄余以余爲棄兒無復於我身可以覓得利益之地。今吾兩親旣在苟愛兒者寧惜金錢以爲報酬則此日之達爾權我復奚畏彼哉。矧自所包裹之襁褓觀之知我家族決非寒儉之家則我方欲重報司蒂姆以鞠育之恩耳。然余又念達爾權之往巴黎住趾何在。以彼往日從不以所居之處告司蒂姆故欲致書而無從此次行後又曾未以一書抵司蒂姆第知達爾權所住之旅館常在六安街之三四家則尋遍此三四家當可得達爾權之消息也。

夫余旣得達爾權之消息則早日邂逅我之家族詎非大可喜悅之事故中心焦。

急恨不插翅。以至巴黎。以我本意。原欲於青鳩村中。度此幾日。平和之幸福。得偕克林爲兒時之遊戲。孰知席猶未暖。則又爲境所催。我輩運命。豈終必僕僕於道路耶。余之計畫。本欲離此青鳩村後。卽往覓海岸之畫工。以存問梨雲。蓋梨雲之視我。有如弱弟。病中看護。其摯愛之狀。我至今不能去懷也。旣視梨雲後。我當更往尼奈視小曼。告以兄姊之消息。我當日非曾以彼兄弟姊妹之間。互通音問。而余爲之郵筒耶。然而我今以已事。乃不能不改我方針。則我將先往巴黎。以早日得見雙親。然後再料理此事。抑將不再往尋梨雲與小曼乎。余躊躇不能決。而喜悅之餘。久添無數煩悶之思慮。以達天明。

明日晨起。我與司蒂姆及克林。坐圍爐之前。飲香美之牛乳。余卽昨夜所籌思之問題。以求二人同意。司蒂姆則曰。穉子汝其先往巴黎者。蓋汝之父母方索汝。則汝以早得見雙親爲樂也。余曰。可然則我卽日往巴黎耳。而此時克林則沉吟不語。余觀所狀。似有不慊於心者。乃曰。克林汝不贊成我之巴黎行耶。吾母所言頗

爲正當而汝之理由云何也。克林搖首不語。余力迫之。則曰。可民。我願汝勿以發見新家族。故而忘彼舊家族也。我知君之家族流離四散。若梨雲。若元吉。若亨吉。若小曼。君已視之。等於兄弟姊妹。而彼等亦相愛如家人。今一旦以新家族故而捨棄之。於心安乎。矧君之家族果何爲始棄之。而又終尋之哉。

司蒂姆曰。否。可民之兩親決不捨棄可民。是必爲人所盜耳。今旣得此蹤跡。安得不思一見。寧馨。克林曰。我何知者。我僅知小曼之父。西利亞者。救此垂死之可民。於門前又待之。如一家人。可民以長時間之病。而彼家皇皇然爲之延醫服藥。熱心看護。兄弟姊妹無不愛之。夫人孰不有感情。可民與亞利亞一家之感情。已如此。其深摯。至於可民家族之爲棄。爲盜。匪我思存。總之。西利亞家固有恩於可民者。除姥外。西利亞家可亦爲可民之家族也。

克林言時。怒氣勃勃。亦不注視司蒂姆。與余之顏。且音調中似有震顫之狀。固知克林直視我事。如己事。其心良可感也。而又最弱於決斷力之人。往往爲最後之。

言論所動則輾轉思維而克林之所言於理亦爲正當余曰汝當知我非薄情以忘梨雲與小曼也往巴黎後仍卽往視彼耳司蒂姆曰穉子世間惟親生之父母爲重古訓所昭垂也余爾時忽思得一策乃曰我今欲往視梨雲則爲道甚迂迴我思不如致一長函於梨雲梨雲固讀書識字者也而我輩至巴黎則便道詣尼奈以訪小曼巴黎距尼奈不遠是余之所知者小曼以啞故不能讀書識字非親詣之不可而我遂以元吉之事告渠并囑梨雲回書寄尼奈我可誦與聽也

克林聞言始靦笑曰如是則佳矣乃約定明日卽行余費午前大部分之時刻繕一長函於梨雲至明日別時則斷非與當初美登里老人出行時之狀況矣余與司蒂姆接吻告別并約以異日當偕吾之親族親來視母我家中必尙有贈物以饋阿母也司蒂姆曰否我得穉子貧乏時之贈物實較穉子富貴時之贈物爲可喜也於是我輩更與牛告別克林則接吻於牛額者可十餘次牛亦知人類之意則頻伸其長舌也無何我輩已重爲大道之人背行囊荷樂器揩比已跳躍而前

余心念巴黎恨不一步卽履其地遂不覺行步之迅疾也。

斯時克林默隨於後余以已行之迅乃覺克林之緩則時時佇步以待之克林曰可民汝何其急急耶余曰然蓋我甚願早見我之家族想君亦與我表同情者當知我之家族亦卽君之家族耳克林聞言含悲搖首不已余念克林何以談及我之家族卽有不豫之色乃曰我與君非爲最親愛之兄弟耶克林曰我與君固爲兄弟然而君自有兄弟我非君父母所親生則我雖爲君兄弟我不能爲君兄弟之兄弟余曰若我與君同往汝之故鄉紫燕村則我見君之阿妹亦得許爲兄妹乎克林喜曰此奚不可者余曰然則我能爲君兄弟之兄弟君何爲不能也克林搖首曰無如情勢之不同也余曰君意何指克林曰可民乎君若來紫燕村者則我母妹必歡迎汝須知吾家寒素不亞於西利亞司蒂姆之貧困然而汝來我家轉無妨礙若君新發現之家族據司蒂姆就汝當日所裹之襁褓而觀察之卽知爲一富家富家之人恆不願見貧乏之子矧我爲一流浪之兒耶余曰然則

我與君同爲流浪之兒耳。克林曰：今日固如此。然他日則君且爲富家兒。郎余非依然故我。仍操舊日之生涯。君之父母必送君入於學校。而我以一人迴走大道。野死荒郊。夫誰知者？故君念及前途之燦爛。理當歡笑而不知我。正有萬分難過也。

余曰：克林，汝勿爲此消極之思慮也。克林曰：有此正當之理由，我寧得不作此想。初自我之遇君也，固爲我之一明星。我萬不願與可民一日有離索之感。願浮生若夢，原不欲終生爲大道奏藝之人。或以吾兩人之勤奮勉強，他日竟奏藝於世界著名之舞臺而爲真實之音樂家，則於願已足。而第一目的則在與君永永勿復相離。余曰：是又君之過慮也。如君言我之父母既屬富豪，則送我上學校時，我自必與君偕。吾兩人仍復可以砥礪學問，寧非至佳？克林曰：可民，汝心誠可感者，特恐此時汝之兩親爲政不與君以自由也。

余曰：蠢哉君也。須知我之兩親必欲覓余歸者，固視我非常珍貴也。然則吾父母

之愛。我不言。可喻我父母。既愛我。必能聽余所言。凡我流浪中所親切之人物。我寧不酬之以德意。若司蒂姆者。當厚給之。而西利亞則必當贖之。出獄。梨雲、元吉、亨吉、小曼。直將令其父子兄弟姊妹之團聚。而君與我則同入學校。詎非意中事乎。使我家族而非富有者。殊難望此。否則是。我輩者。豈力有所不及耶。克林聞余言。搖首曰。我願君之父母亦貧窘者耳。余曰。克林。汝言似不中於禮。克林曰。我寧失禮。時正當午餐之時刻矣。克林抱措比於兩腕中。呼曰。措比。汝亦知可民之家。族果貧窘者耶。措比聞克林道及我名。則嗚嗚然似表親愛之意。克林曰。脫可民之家。族果爲貧窘者。則我輩兩人一犬。操此自由之生涯。英吉利。歟。意大利。歟。隨我輩足跡所至。可耳。爾時措比又嗚嗚作聲以應之。克林又曰。脫可民之父母而爲富家措比乎。則將以鐵柵之籠囚汝於空庭之中。或將以上等鋼鐵之鎖鎖汝。使汝不得活動。須知上等富貴之家有不許其狗入彼華美之屋也。嗚呼。我自聞司蒂姆之言。輒以所耽耽空想。謂欲與克林共分其。

樂殊不欲希望其爲貧窘之家庭而孰知克林之徒持悲觀也雖然我知克林者決非嫉妬我之有此家族而爲此呪詛我之幸福也其對於我以熱烈之親愛殆不忍與我離別耳然則我以是故而益摯愛克林不能已也

假令我輩而無日日求麴麴之計慮則兼程而進當至巴黎爲尤迅今則途中經略喧盛之村鎮者例必興行則余雖有富豪之家庭而在今日固不能不揮汗喘呼以博此觀客囊中三錢五錢之賞賚普通自青鳩村至尼奈爲一直線道第一路以來經大房山左小軍度津諸村到處興行隨時稽留我輩得餬其口本無有別種之野心惟憶念及司蒂姆之言貧賤時之贈物恆較富貴時之贈物受之者倍見意厚而情摯然則司蒂姆喜我此贈物我知小曼定亦喜我此贈物也我苟他日爲富家之兒戔戔贈物何足爲意惟我一路辛苦所得之錢購一物以持贈小曼始足見我之情摯耳

余於度津以賣藝所得之錢購一蠟娃將以娛小曼自度津以至尼奈其中所經

之路均蕭瑟可憐之村於此荒落之區殊非我輩得以獻藝者猶憶當日曾別蓬島夫人無多時而瑞爾瑞那與鐸爾士爲狼所噬正相距不遠耳我至此不能不憶及白鳥船之逍遙於運河之上嗟夫今日尙能一遇此白鳥船乎余與克林巡迴於南部各地方每見運河心輒躍躍不止謂我安得一遇白鳥然非惟白鳥一去不復返卽他種遊船亦早無蹤跡我念意者雄兒之病已愈其早歸英吉利乎殊未可知也

時則金風送爽玉露涵秋蓋初秋天氣也而日午時猶生煩熱我輩不及昏黃卽入村求宿至尼奈之日夕陽西下天光已暝矣我前書不云乎小曼之姑母家蓋與此運河有緣者也以其姑丈乃看守運河之閘門者在此村之端之閘門傍繕一小屋而居住者也余將及其門前胸中卽震盪不已屋中燈火反射於窗微現往來之影我輩遂至窗外自窗帘中偷窺之則小曼方就餐桌而坐勝孃卽坐其傍而其姑丈則方背窗而坐也克林曰可民彼輩方進晚餐也余搖首制之又以